**江河日日新**

王欣哲

晨光初露，将江面打散成玻璃样的光斑。江水翻腾，携着时代的浪花滚滚东流。父亲曾说：“江河日日新，奔流永不息。”年幼的我望着窗外旋转的风机，似懂非懂；如今回首，方知这浩荡的江流，恰似父亲的爱与祖国的脉动，在岁月里翻涌着永恒的新生。

从我记事起，父亲就是研究风机的。

那年的风比以往大得多，父亲公司的风机在台风中折断了。挂断电话后，父亲脚步急促地在房里踱来踱去，他的手指不住地颤动，眉眼间从此锁上一分深沉。

“传统的设计必须改进。”

折断的桨叶逼父亲推倒旧图纸。接下来的数月，他几乎住进书房：公式写满白板，零件占满地板，灯光映着沉默的侧影。

入秋，父亲眉眼间的锁终于解开了，新一代桨叶实验成功。他骄傲地立在书房门口，仿佛面朝大海。他带我去了最新的智慧风场，指点着他最新的设计，讲述着他最初的梦想：“当我看见黑烟从火电站无休止地冒出来时，就坚定了，必须推广新的能源。”眼里闪动的是积压了几年的兴奋。

父亲的背影在我心里刻下一枚坐标，指向更宽广的河口。

数年光阴，白驹过隙。大概是早有父亲的指引，我的桌边也不觉间有了摞成一堆的书，手边稿纸画满了我对未来的设计。正是这个暑假，我参加了国际青年科学夏令营。父亲送我到机场，早班的飞机在航站楼前排列着，披上朝阳的金辉，面向无际的天空。登机口前，他轻拍我的肩：“去看看别样的浪花，也让自己成为浪花。”

教室里是世界各地的面孔，我与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同龄人，用各自母语写下“innovation”贴在墙上。傍晚，导师给我们布置任务：以江畔可再生能源为题，设计一座未来微型电站——正合我意。

次日，我们沿城中江勘察，稀疏的江灯把光撒进水里，拉出条条摇曳的金线。我蹲在岸边量取水位，德国女孩忽然问：“你为什么喜欢工程？”我望向黯蓝水面，讲起台风夜父亲的故事，再指江灯下的浪影：“创造，让浪花不断接力，奔向更宽的海。”她笑着重复了一遍。

方案讨论通宵未息，模型终于在屏幕中旋转成形。我们用纸板和胶片裁出三片缩小桨叶，插在硬纸底座上，灯光下缓缓旋转。次日答辩，我引用父亲的测试曲线说明桨叶韧性，评委会心地点头。

我又想起江河的湍急：旧石投下，新波涌起。历史把创见传给父亲，父亲把信念交给我，而我也将把自己的浪花递向下一位航行者。

暑假结束，飞机沿江起飞。舷窗外，江水折射夕阳，万道金光向东滚动。我把演示稿夹在胸前，低声重复父亲的话：“江河日日新。”愿我把所学所创投进时代洪流，与十四亿浪花一起奔腾，去开辟更辽阔的未来。